



通州一个村为文学大师建成纪念馆

儒林村人念绍棠

本报记者 冯维静

提到刘绍棠，不少人会想起央视热播的《运河人家》里那股运河儿女的韧劲儿，或是枕边那本被翻得起毛边的《蒲柳人家》里的乡土烟火。在大运河东岸的通州西集镇儒林村，绍棠文学馆刚刚揭开面纱，即将与大家见面，今后人们可以在这里近距离了解“大运河之子”。您能看到《京门脸子》手稿上运河涨水淹没的泥浆痕迹，见证文字与河流的意外交织；《瓜棚柳巷》“柳叶编筐盛新粮”的原型柳编筐，让文学意象照进实物；还有那些定格刘绍棠与村民在运河边劳作、交谈的老照片，唤醒与乡土紧密相连的过往……这座由老村委会改建的灰瓦院落，装着太多关于刘绍棠、运河与这个村庄的故事。

儒林村的“小神童”

在通州区东南部的西集镇儒林村，青砖灰瓦的老房子错落有致，村头那棵百年老槐树下，至今还能听到老人们念叨作家刘绍棠的故事。1936年2月29日，这个被运河水滋养的村庄迎来了一个男婴，父母为他取名“绍棠”，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享誉文坛的“大运河之子”。

“神童，发现了神童！”这声惊叹，来自湖北云梦籍诗人、《北京日报》编辑晏明。他的《忆绍棠》的回忆文章中提到：1950年1月，自己正埋头审阅案头上一大堆来稿，一篇署名刘绍棠的小说吸引了他的目光。这是一位初中二年级学生的作品，笔迹虽有些稚气，但语言生动、简练、清新。一种不能抑制的兴奋涌上晏明的心头，他一口气读完这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，立刻给刘绍棠写了一封信。没过几天，他就收到了回信。从信中得知，这个13岁的少年已是少先队员，此前已在报上发表过一篇小说，这次寄给“萌芽”副刊的是第二篇。不久后，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年走进报社拜访晏明，正是刘绍棠。这次会面，让他正式踏上了文坛，日后成为中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，也是“荷花淀派”的代表作家之一，“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”的创立者。其作品题材多以京东运河（北运河）一带农村生活为题材，格调清新淳朴，乡土色彩浓郁。

“要说绍棠先生是神童，那可不是瞎吹的！”80岁的李石水老爷子是村里的活字典，用布满皱纹的手比划着，声音里带着几分敬佩和自豪。他比刘绍棠小12岁，用他的话说，当年自己就是刘绍棠的小跟班儿，“后来他搬到城里住，有啥事都找我跑腿。”李石水说，从村里骑车到西城，要花上一天工夫，他却乐在其中，“我没上过几天学，是绍棠先生经常给我带鲁迅文集看。他说，多读书才能明事理。”李石水絮絮说着，“别看我读书少，现在也能出口成章几句，就像那句‘岂有豪情似旧时，花开花落两由之。何期泪洒江南雨，又为斯民哭健儿’，这都是受他影响。”

“绍棠先生对我帮助很大，我家那口子，就是他牵的线，我家娃的名字也是他起的。”说起孩子的名字，李石水更是打开了话匣子：“那会儿村里只要有新生出来的孩子，没有不找他起名的。你听这几个——广良、广雨，盼着孩子有宽广的胸怀，心地善良如春雨；宗湘、宗潭，是让娃们记着祖宗，像湘江、深潭一样有容人之量。这些名字，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，有股子向上的劲儿。”

虽说没亲眼见证刘绍棠童年的所有事，但李石水是《儒林村志》里记载的“柳香居”典故的熟知者，常听家里老人讲起那段往事。“柳香居”发生在民国三十一年，那会儿村东头开了家小饭铺，想请个有学问的人给起个好名。当时邻村有名的秀才琢磨了三天，都不合饭铺老板的心意。绍棠先生一句李白诗言正切题：“风吹柳花满店香，吴姬压酒唤客尝”，不叫“柳香居”，又有运河边的柳，又有饭菜香。“那年绍棠先生还不到10岁，你说是不是神童！”李老爷子啧啧称奇。

一个村庄为他建馆

“要说村里为绍棠先生建馆，没人觉得意外。”在儒林村村委会，70多岁的田万生老人望向墙上那幅运河老地图，声音里裹着泥土的厚重，“他的根就在这运河滩上，咱村人都记着呢。”作为与刘绍棠同村同辈的乡亲，田万生的记忆里装满了与这位作家共处的细节。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，两人在同一个生产队劳动近十年，田万生至今记得刘绍棠扛着锄头在运河滩种地的模样——裤脚沾满泥浆，额头上的汗珠砸进土里，却总在歇晌时掏出小本子记着什么。“那时候处境难啊，可从没见过他放下过笔。”

1979年麦收时节的相遇，是田万生常讲的一段往事。那天他和同事李少林骑自行车去检查场院防火，刚到北门就看见两个熟悉的身影。“老远就听见绍棠先生的笑声，跟他一块儿的是浩然先生。”田万生猛地一拍大腿，眼里泛起光，“他看见我就喊：万生，你这三十八军出来的‘万岁军’，现在成了治安长官，咱这是军民联防，铁壁铜墙啊！”四个人的笑声惊飞了院墙上的麻雀，那场景，老人说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。

话题转到创作，田万生打开了几本泛黄的书籍，字迹有些模糊，“那晚去找他借书，掀开门帘吓了一跳——东厢房的土炕拆了一半，掏出来的炕坯堆在墙角，铺着稻草的那半，他说是‘独家设计的席梦思’。”老人的手指在纸上划出一个小方块，“就这么个三十公分高的小方桌，他跪在炕上写，写着写着停电了，我划亮火柴点上蜡烛，烛苗晃得他眼镜片上全是光斑。”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刘绍棠写出了《春草》《地火》，那些滚烫的文字，田万生称它们“带着运河水的劲儿”。临别时刘绍棠给他的通信地址，田万生一直夹在《鲁迅全集》里。1981年5月的一封信，他写了村里新挖的灌溉渠，刘绍棠的回信工工整整：“万生兄，安安好？多读书，村里的故事要记下来。”老人现在还能背出信里的句子，“他总说咱村的事儿能写出比《蒲柳人家》更热闹的故事，二柱子家的芦花鸡、王二婶的杂货铺，都是好素材。”

承载文化遗产的独特纪念

记者从西集镇了解到，绍棠文学馆的建成，既是对本土文学巨匠刘绍棠的致敬，也是传承运河文化与乡土文学的重要举措。

作为“百村示范 千村振兴”重点项目中“樱游运河”示范片区（一期工程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这座由儒林村老村委会改建而成的文学馆，既保留了村民的集体记忆，又赋予旧建筑全新的文化内涵，华丽转身为传承文脉的精神殿堂。目前，该馆主体工程已完工，绿化养护和成品保护均已落实，后续将推进内饰装修与展品摆设，预计将于近期开放。

相关部门已规划开馆后的系列活动：文学讲座将邀请学者解读乡土文学魅力，作品诵读会让观众在琅

在田万生看来，纪念馆里最该摆的不是奖杯，而是那些被刘绍棠改得密密麻麻的村民习作。“有次我写了首打油诗，他用红笔改了二十多个地方，连‘麦秸’的‘秸’字都标了拼音。”老人笑着抹了把眼角，“他让咱村十多个人在市县刊物上发了东西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情分。”

采访当天，村里老人赵长义也特意从家里带来老照片，“这是1979年浩然同志来村里时拍的。你看！这是绍棠先生，旁边是我，那年我才20多岁！”他用粗糙的手指指着照片，“那天我刚出诊回来，挎着药箱路过，绍棠先生就喊我‘长义，过来合个影！’我这老粗人，这辈子还没跟大作家合过影呢。”赵长义翻到照片背面，上面有刘绍棠的亲笔“赵长义同志，浩然来访合影。一九七九年，四月十九日”。“他不光文章写得，心善着呢。那时候村里缺医少药，有回好几个孩子得了急病，青霉素紧缺，还是他托人从城里捎来的。”他摩挲着照片，语气里满是感激：“就想让更多人知道，绍棠先生不光是个作家，更是村里人的贴心人。”

今年50岁的董春玲是刘绍棠的堂弟媳妇，一直在村委会工作，村里专门有一间屋介绍刘绍棠展史，她就是讲解员。她指着墙上那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说道：“你们看这张，1962年村民赵大爷拍的，后来捐到这儿的。”照片里年轻的绍棠先生正和几位村民蹲在运河岸边，手里攥着笔记本低头记录，身后的运河水泛着粼粼波光，几艘木船泊在浅滩。“你们知道不？电视剧《运河人家》播的时候，村里人守着电视看，一眼就认出谁是原型——泼辣的船家女像极了开杂货铺的王二婶，老船公的腔调跟撑船的赵大爷一个样，连谁家门口有棵歪脖子柳，他都写进书里了。”董春玲说，村民们记得，刘绍棠的作品里藏着太多家乡的影子，有老人看着看着就抹眼泪，说刘绍棠把咱这辈子的酸甜苦辣都写透了。董春玲语气里满是骄傲：“绍棠先生说过，运河水是活的，故事也是活的。现在村里建了绍棠纪念馆，我们更要让这些故事一直传下去。”

琅书声中感受文字力量，让文学馆成为连接公众与运河文化的重要平台，进一步激活区域文化活力。

刘绍棠虽已远去，但他的作品与精神永远留在儒林村。待纪念馆开放，那些藏在名字里、手稿中的故事将被更多人知晓。若你来到副中心，不妨到西集镇的纪念馆走走——或许会遇见青年一代的“广良”“宗湘”，笑着说“我这名字是刘绍棠先生起的”。那时便会懂得，有些故事早已顺着运河水，流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里。

